



顾麟士绘《月湖草堂图》(局部)。

理想草堂的“营建”

1994年春,香港佳士得曾拍出一幅顾麟士《月湖草堂图》手卷,以414000港元成交。此图乃周湘云延请顾文彬之孙顾麟士所绘之斋图,完成于1921年。引首由时年79岁的吴昌硕书篆“月湖草堂图”,上款“湘云先生雅属”。

此卷笔者未见全貌,亦不详其尺幅。从网上的图片看,依稀可见画卷设色清丽,起首山丘平缓,湖面开阔,水岸山坡点缀空亭一座,老树几株,颇见云林笔法。中段湖滨遍植柳树,下方小桥有童子捧物。过桥后湖石突起,松荫蔽天,松下楼屋掩映。其中主楼双层,卷棚歇山顶,屋内似有器物陈设,窗下外廊尽收山色湖光,俨然一座“月湖草堂”。

此图绘成后,周湘云遍请名家题跋,据材料看,冯煦、张謇、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曾熙等人都曾为此卷留下墨迹。人们结合画面并习惯性地草堂描绘成湖山之间渔歌往来的隐逸之地。遗老冯煦题诗云:“君家甬上美林壑,有湖一角何萦纡。闻君亦爱渊明庐,琴歌酒赋兴不孤。”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众人笔下亦理想化地为草堂附上了一抹避乱色彩。实业家张謇在《题周君月湖草堂图集元次山句》里说:“草堂背岩洞,似不知乱焉。……海内戾兵革,迫之如火煎。谁能守纓佩?谁肯爱临泉?出门上南山,白云生座边。尤爱一溪水,扁舟到门前。”

在遍请名家题跋过程中,月湖草堂的形象渐渐立了起来。从时间上看,周湘云“经营”月湖草堂的时间很集中。除了1921年请顾麟士作《月湖草堂图》,还在1920年请同里赵叔孺刻了“月湖草堂”朱文印以及“月湖草堂鉴藏金石书画之印”;1921年,又请吴昌硕刻“月湖草堂”印。此后,月湖草堂的名号便一直和周湘云连在一起。直到1930年,为周湘云做《宝米斋图》的溥伉似乎依然相信“雪盦先生雅量高志,爱画入骨,曾于甬城月湖筑草堂皮藏金石书画,日夕盘桓,怡然自乐”。

曾熙在应邀给周湘云写《西园雅集图》题跋前,曾给友人谭延闿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周湘云藏有石涛《西园雅集图》极精,来乞题,弟能为熙代作七古一首乎?弟七步即成,熙将老髯全数捻断,亦不能及弟一字,他日人见之所题,又将以熙为诗人,岂不大可喜耶!湘云藏小米《潇湘白云图》,号宝米室,又月湖筑室藏书画,称月湖主人。又吴平斋齐侯壘及二师酉敦,皆归之,略迷为尾句之材料。此公乞题诗,笔资尝百元,不应草草,故乞援也。”

从曾熙年谱看,他与周湘云有些交往,但未必说得上十分了解。这封信透露几层意思,一,周湘云请曾熙题跋,笔资甚巨;二,谭延闿可能不认识周湘云,曾熙向其介绍了他;三,所谓题跋,不一定是落款人自己的句子,也可由他人代撰。

事实是,谭延闿的确在对周湘云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受托写下了《题清湘道人西园雅集图(代曾九作)》——尽管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曾熙写在卷子上的还是自己的拟诗,而非谭延闿版本——但在这一来二去中,月湖草堂的名气已经传出去了。

两代草堂梦

岁末年初,苏州博物馆推出“梅景传家——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特展,《齐侯壶》和《齐侯女壶》全形拓再次入选展陈。

现年105岁高龄的周退密先生曾对周湘云藏齐侯女壶始末进行过专文介绍,来历、去处无不清楚。周湘云是周退密先生的堂伯父,关于他的旧事,怕是退老所知最详。

怀着对月湖草堂强烈的好奇心,笔者于丁酉冬日致电沪上,向周退密先生请教往事。“湘云公长居沪上,很少回宁波,一般只在清明或参加晚辈喜宴时回来。”过往烟云在退老缓慢而清晰的回忆中一一散开。“他并非无意在家乡置办地产,只是当年天下不太平,湘云公想盖而没有盖。”最后,周湘云在月湖老家附近买了一栋楼,作为自己返乡时的短暂居所,位置在湖西偃月街,距离他出生的月湖水仙庙边老宅不远,离退密先生童年和父亲一起住的旧居也只一箭之遥。退老依稀记得伯父堂上确有一块“月湖草堂”匾,只是年代遥远,恐记忆不真,今天房子都不知在不在,匾额下落亦无从谈起。笔者从退老处证实了一点:即当年真正的“月湖草堂”从未举办过文人雅集,湘云公也不曾将他的藏品大批拿来宁波。

如此一说,倒是解释了为什么材料上一直找不到周湘云请上海朋友来宁波聚会的记录。曾熙对周湘云在鄞上之月湖“筑室藏书”、“置酒赏壘”的想象恐怕从头到尾也只是一场想象。

“草堂”是文人对自己书斋楼堂的谦称,喜欢与文人打交道的周湘云想来是熟悉这一“传统”的。就身世而言,周湘云的确出生在宁波月湖畔,成年后的他对家乡山水亦不无怀念。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实体的月湖草堂未必如周湘云在上海的家那样奢华气派。但他依然热衷于为草堂绘图、题跋,甚至让月湖草堂成为自己的身份标签。而人得以窥见一幅生动的民国人际交往图景。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城名胜半归湖。”有意思的是,许多年之后寓居上海的周退密先生也将他幼时所居湖西虹桥的房子称为“月湖草堂”。可惜,这间“草堂”也在1987年8月,改扩湖滨公园时拆毁。退密先生写过一首《浣溪沙》:“山色空濛树色苍,三间茅庐野人庄,飞来白鹭正成双。画笔春风勾旧梦,他乡游子恋空桑,百年无改是湖光。”月湖茫茫,云烟浩渺,两代周氏旅沪人对家乡的那缕记挂是相似的。

艺谭语丝

想象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没有想象许多艺术作品就无法完成。想象不仅给思维插上了翅膀,有时候给现实也插上了翅膀——艺术是想象中的现实,现实在想象中飞了起来,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存在。想象给现实增添了美(或丑),给现实增添了情绪色彩,给现实增添了许多作者的自我观照或期许,同时也给现实增添了一些非现实性。所以,欣赏艺术作品,了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很重要,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很重要。 司马雷

时隐时现的“月湖草堂”

苏州博物馆藏有两轴精美的全形拓,《齐侯壶》和《齐侯女壶》,曾入选“木石缥緲——苏州博物馆藏善本古籍碑拓特展”。从题款和钤印看,这两轴拓本系晚清著名金石和尚六舟手拓,为苏州补园主人张紫东旧藏。1928年,张紫东过上海,请画家冯超然补绘折枝,吴湖帆撰写题跋,使此二轴更成清玩佳品。

吴湖帆写在《齐侯女壶》右侧的一则题记吸引了笔者注意:“齐侯女壶,旧藏吾吴曹秋舫家,《怀米山房吉金图》刻作‘齐侯壘’,红羊劫后,藏归安吴氏两壘轩。今归四明周氏月湖草堂。”吾居四明有年,不曾听闻家乡月湖边有“周氏草堂”,若如吴湖帆所说,此间曾藏有齐侯女壶这般重器,主人想来不会是无名之辈。

找寻周氏其人的过程并不复杂。周氏原名周鸿孙,字湘云,号雪盦,1878年生于宁波月湖畔,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房产大亨。在父亲周莲塘挣下的家业面前,周湘云和弟弟周纯卿守业有方生活富足。周湘云业余喜好收藏,从三代吉金到书画碑拓均有涉猎。解放后,他的藏品多入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上博藏怀素《苦笋帖》、米友仁《潇湘图》都是他旧藏。

去年岁末至今,上博展出了石涛的《西园雅集图》,也是他的藏品。该卷卷尾有一段曾熙写于1929年的题跋,再次提到了“月湖草堂”。其诗先是评点了几句画面,后有句:“月湖亦是西园主,未必海上无逸侣。酒后尝抱齐侯壘,主人不言意栩栩……”跋文云:“雪盦尝于鄞上之月湖筑室藏书,又尝置酒赏其所得齐侯壘,诗中因述之。至所藏宋元以来名迹,及三代两汉古器,不可胜记。山谷诗云:沧江夜静虹贯月,知是米家书画船。为先生诵之。”此卷引首右下角,俨然钤有一方“月湖草堂”收藏印。

曾熙是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也是张大千的老师。根据他的说法,月湖草堂的确存在过。曾熙为周湘云描摹了一个湖畔“筑室藏书”、“置酒赏壘”的理想场景,言语生动,不禁令人神往。他还在诗中将周氏同北宋西园主人王诜相比,给予周湘云极大的褒扬,仿佛西园雅集之盛景亦曾在宁波月湖畔重现。

月湖茫茫,草堂何处?

——关于《月湖草堂图》的渊源

顾嘉懿



吴昌硕78岁刻“月湖草堂”印,“月”字一笔插到“堂”字右上角。